

【读心】

黄昏出门计划

□明前茶

自从儿子去读博，老公被派往青岛开拓分公司的业务，阿虹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独居者。她刚退休，从没有体验过家中只有手机短视频中有人声的生活。白天尚好，她要买菜，要看电影，要去图书馆借书，要做烘焙，隔三差五还要去探望八十多岁的老母亲。但一到黄昏，她就不知道拿这铺天盖地的寂静怎么办。入冬了，黄昏一直在提前，似乎仅仅是一眨眼的工夫，一炉子的夕阳都燃尽了，在灰紫暗红的余烬里，远近亮起的灯火，不仅不能驱散孤独，还会将它照得纤毫毕现。于是，每临黄昏，阿虹都会产生深深的困意——她的整个身心都在逃避面对这白昼与黑夜的交替，逃避孤独的到来。

退休三个月，因为睡得多，动得少，阿虹足足胖了10斤。这天，阿虹加入了一个名叫“黄昏出门计划”的社群小组，成员都是独居者。群主提议：大家不妨尝试在黄昏时积极出门，打破倦怠。入群者要贴出自己的黄昏见闻，每周四次以上。忘了达成目标的人，得做俯卧撑10次，并上传小视频。

阿虹被组里的任务推动着，开始在黄昏时分出门散步了。她由此见到了很多转瞬即逝的黄昏场景。

专做黄昏生意的小板车出来了，卖一些便宜的花卉，月季、小菊花、大丽菊、三角梅等。板车上悬挂的一盏马灯还没有点亮，一天中最美的夕照镀在上面，那马灯如同熔岩烧铸。

遛狗的人出门了，黑狗与白狗拽着主人往前奔，兴奋地摇头摆尾，迎面走来的汉服女孩忽然停下，问狗主人能否摸一下他的狗。征得同意后，女孩蹲下，小心抚摸那狗的头顶与脊背，而狗仰起脸来，睁着好奇的眼睛望向西边，那里，黄昏的彩霞正在流淌和铺陈，玫瑰色的光镀亮了黑狗的每一根毛尖，让小狗迎来它一天中难得的发光时刻。

离十字路口不远的口袋公园里，露天下棋的人已感觉到夜色的降临，不过，谁在乎呢？马要过河，兵要擒帅，双方的势头咬得正紧，桂花稀稀落落地落在了棋盘上，那一点点金桂的星芒是秋天的余烬。

拿快递的上班族蜂拥而至，他们在驿站门口，争先恐后地报出自己的货号。不一会儿，拿快递的人就抱着五个箱子出来了——驿站主人帮她由大到小把箱子垒起，她挺着腰胯，下巴努力下压，扣紧最上面的一个箱子，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。驿站主人听着一个号码，找着前一个号码，眼睛的余光盯着拿完快递正在出门的人，那抱着一大摞箱子的人看不到脚下，驿站主人赶紧唤了一声：“留神，前面有台阶！”

菜市场门口的卷帘门拉到了一半，这表明市场快要关门了，然而，活力的潮汐并未消失，运送明日菜蔬的大卡车已经到来，工人们开始往下扛成筐的蔬菜，芹菜带着浓烈的香味，成筐的萝卜散发着辛辣味，还有成捆的茼蒿和小茴香，后者是一种复杂的香辛味。

阿虹带着她的相机出门了，群里的任务推动着她，让她成为捕捉者、感受者、体验者。黄昏依旧会准时到来，在丈夫结束三年外派任务之前，她依旧是一名独居者，但这又如何？现在，她迎着黄昏，迎着光与影的潮汐，迎着烟火气，在兴致盎然地行走。她意识到，自己成功打败了倦怠与懒散，刚退休时盈满身心的忧郁潮汐，在她的眼睛里退去了。

（作者为江苏省作协会员）



【世相】

和一只鸟和好了

□雨娃

我家院子角落里有棵枝干虬曲的老槐树，树上浓密的枝叶里藏着一个鸟窝。一天，鸟妈妈孵出一窝小鸟来，引得我时常站在树下，伸着脖子观望。可鸟妈妈对我这个窥探者警惕异常，每当我靠近，它便瞬间竖起羽翼，脖颈绷得笔直，喉咙里发出金属摩擦般刺耳的嘶鸣，像是在大声呵斥，提醒我勿要靠近，它厉害得很。

一次，我按捺不住好奇，踩着梯子靠近鸟窝，刚刚将头探到鸟窝边缘，鸟妈妈如离弦之箭般冲过来，猛啄在我的手背上，立时留下一个红点，如针扎般疼痛。后来，我每次在老槐树下驻足，鸟妈妈便立即高高竖起脖颈，叫声变得急促尖锐，持续不断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手背的刺痛虽已消退，心里却像堵着团棉花，憋闷得难受，总想凑近了跟它解释：那次探头纯属好奇，绝无歹念。可它呢？一见我的影儿便扯开嗓子聒噪不休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简直“防卫过当”！任凭我如何解释，它也听不懂，执意要和我作对到底。

有时，我被它“骂”恼了，也会没好气地回上几句。此举会引来它更加激烈的“怒骂”。罢了罢了，在吵架这事上，我承认吵不过一只鸟。

一日午后，鸟窝里突然传出窸窣声响。我循声望去，见一只雏鸟竟不知怎的跌落在树下，小东西绒毛未干，粉红的小爪子在空中无助地蹬划着。我慌忙弯下腰，小心翼翼地将它捧起，踩着梯子，将其轻轻送回窝巢。正待悄然离开，不料鸟妈妈恰在此时觅食归来，衔着食物停在了旁边的枝头上。

我想：坏了，又免不了了一场恶骂。没承

【真情】

□熊聆邑

那天整理旧物，在衣柜最底层摸到个硬壳本，蓝色封皮的边角磨白了，边缘粘着几根线头，像是被反复塞进柜子缝里蹭的。翻开第一页，红笔写的“家用”二字歪歪扭扭，笔画带着颤抖，我一眼认出是母亲的笔迹。再往后翻，密密麻麻，有的地方洇了墨团，有的字被划掉重写，我突然想起母亲总挂在嘴边的话，一句接一句，在耳边响起来。

去年冬天，我感冒了，咳得直不起腰，母亲炖了梨汤，端来时，她的手背还红着，该是被蒸汽烫的。她把碗往桌上一放，就没停嘴：“让你多穿件毛衣，偏不听！早上看你只穿单衣出门，就知道要坏事儿。这梨5块一斤，买了6个，花了15块，炖时放了几块冰糖，去年买的冰糖12块一包……”当时我咳得难受，只皱眉说：“知道了。”现在，见本子上记着“12月3日，梨6个15元，冰糖少许”，“少许”二字被描得纸都起毛了，我的鼻子忽然就酸了。

本子里夹着一张超市小票，压得平平整整，上面的“白菜”打了红钩，旁边用铅笔写着“娃娃菜更嫩，贵两块，但孩子爱吃”。想起每次买菜回来，母亲总说：“今天的菠菜新鲜带泥，比昨天便宜5毛。鸡蛋涨了一毛，多买两斤存着，反正每天要吃。”原来，那些让我听着烦的碎碎念，都在本子上落了脚，一笔一画写着。

往前翻几页，一页记着“电费86元，比上月少12元”，下面画了个圆脸的笑脸表情，眼睛小点儿，嘴巴咧得老大。那天我下班随口

想，它瞧见了我放回小鸟的一幕，静立片刻，突然冲着我叫了起来，声音却不再似往日般尖利，轻柔而短促，仿佛带着一丝试探，又隐约透出某种难以言喻的温和。这一次，我竟从它的叫声里听出了不一样的意味，它在感谢我呢！

原来它的叫声并非只有警报与愤怒。先前我的那些解释与怨怼，比不过一次无声的援手。从此之后，鸟妈妈与我之间的壁垒似乎被悄然推倒了。有时我故意放慢脚步靠近鸟窝，它不再惊慌飞起，只是歪着脑袋，用黑宝石般的眼睛打量我片刻，随后继续悠闲地梳理羽毛，还时不时侧头冲我“啾啾”轻唤几声，尾音里带着上扬的弧度，像是在和我打招呼。

小鸟们羽翼渐丰，终于有一天，纷纷扑扇着翅膀，勇敢地飞向广阔天空。鸟妈妈却并未立刻离去，它依旧时常回返，在院子的上空盘旋，鸣叫之声如歌般婉转。我也嘟起嘴唇学它的叫声，同它问好。邻居小女孩笑道：“你不懂鸟语，若学不对，让鸟听成你在骂它，你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。”

但我拙劣的“鸟语”并未引来误会，或许我与鸟妈妈之间，已经建立起一种无需语言的信赖。

秋风掠过老槐树时，鸟妈妈终于带着最后一声婉转的啼鸣飞向远方，只留下空荡荡的巢穴在枝叶间轻轻摇晃。它那温柔而信任的啼鸣，却长久地栖息在我心头——信任并非人类独有的美德，它悄然在万物间生根发芽。哪怕是一只小小鸟儿，也懂得回应善意，并以最朴素的方式，交付信任。

（作者为淄博市作协会员）

母亲的“唠叨账本”

夸母亲总提醒大家关灯，真降低了电费，她扬着下巴，得意地说：“省的钱够买一斤排骨了。”现在才看见笑脸旁有行小字，挡着光才能看清：“孩子说排骨炖玉米好吃，下周买。”

翻到中间，有几页是空白的，对着光能看到淡淡的铅笔印，像是写了又擦掉的。突然想起前年我从原单位辞了职，整天闷在屋里。母亲那段时间很少提钱，只是每天变着法儿做我爱吃的。有半夜起来喝水，见她在厨房里翻这个本子，灯光照着她的白头发，她嘴里小声念叨着：“这些积蓄，省着点儿能撑半年，等孩子找到工作就好。”当时我没敢出声，悄悄回房，蒙着被子哭了好久。

本子里还夹着一张用药盒剪的纸片，记着“退烧药12元，创可贴5元”。那是去年夏天，我骑自行车摔破了膝盖，母亲一边涂药水一边骂：“多大了还毛毛手毛脚！这药水8块一瓶，省着用能用好几次。”可第二天她就去药店买了最贵的创可贴，说防水，不易发炎。

最后一页的日期是上周，写着“孩子发工资，买衬衫给我，198元”，后面画了三个感叹号，像是生怕忘了。那天我递过衬衫，她摸了摸料子，嗔怪道：“又乱花钱，我衣服够穿了。”可下午我听见她跟张阿姨打视频电话：“这是孩子买的衬衫，穿着可舒服了……”

合上本子，窗外的月光刚好照在封皮上，为磨白的边角镀上银辉。忽然明白，母亲的唠叨从不是废话，那些柴米油盐的碎语，算来算去的小钱，都藏着最实在的爱。就像这本账，看似记钱，其实是牵挂，一笔一笔刻在日子里。

【浮生】

雨衣与蓑衣

□许平

雨又来了。我穿上那件前年在八泉峡旅游时带回的蓝色雨衣，跨上电动车，驶入雨幕中。目的地是城中的一家美容院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雨天骑电动车出门——去一个似乎与“狼狈”绝缘的地方。停在路边，我细心地将塑料袋罩在车座上，然后在门口脱下雨衣，跺掉鞋上的水渍，才推门而入。

室内是另一个世界，暖光、香氛，轻声细语。美容师小乐接过我那件湿漉漉的、与满架雨伞格格不入的雨衣，将它妥帖地挂好。她只有22岁，并未因我这身略显局促的行头而流露出异样。倒是我自己，心头掠过一丝歉意，仿佛我这身冲锋衣和雨衣的装扮拉低了这个空间的格调。

进入房间，一件件脱下略带潮气的衣物，身体陷入柔软的按摩床。精油在背上推开，温热熨帖，我几乎要睡去。小乐适时地推荐起她们机构的项目，我含糊应着，没有接话。按摩结束后，我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。这是体验的一部分——在暖气充足的、如度假村般精心布置的空间里，暂时忘却门外的风雨和生活的琐碎。对着那面会发光的镜子，肌肤因热气 and 按摩透出红润，那一刻，确有几分“女王”般的错觉。

然而，幻梦终会醒来。重新穿回自己的衣服，拿起那件皱巴巴的蓝色雨衣，推门回到现实世界，雨还在下，我仔细擦干车座，穿上雨衣，再次汇入车流。就在湿漉漉的风迎面扑来的瞬间，一个被封存了二十多年的雨天，毫无预兆地撞入脑海中。

也是这样一个学校放学的时刻，突然降雨，我和同学们在路上奔跑。然后，我看到一个身影，披着蓑衣，骑着摩托车，突兀地出现在现代化的街道上。那竟然是我的父亲。我一时羞赧，假装没有认出他，他却一声大吼：“你不认得老子了！”我只好同学们的窃笑声中，钻进那件蓑衣里。

回到家，母亲也对父亲这身打扮哭笑不得。原来，这蓑衣是老家的大爷亲手编的，用的是上好的芦苇叶，父亲一直苦于无机会展示，终于在那天“得偿所愿”。下午到了学校，有同学认真地问我：“你家是不是住茅草屋？”那天晚上，我为此埋怨了父亲许久。

直到多年后，我已上大学，在父亲单位那年陈旧的值班室里，再次看见那件蓑衣，它像一件珍贵的出土文物被挂在墙上。那一瞬间，我心潮翻涌，心中的感觉不再是滑稽，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、珍贵，甚至肃然起敬。

二十年后的今天，当我骑着电动车，穿着旅游买来的雨衣，穿梭于雨中，去赴一个“体面”的约会时，终于在时光的这一头，与父亲达成了真正的和解。

我懂了他。懂了他那不顾旁人眼光的、带着一丝笨拙与执拗的爱，也懂了他那份朴素的自信。

雨水洗涤过的，不只是街道。它仿佛也冲刷掉了中年的我身上许多无谓的矫饰。一蓑烟雨任平生。父辈的蓑衣，与我身上的雨衣，在这一刻完成了精神的交接。风雨依旧，但车行安稳，内心从容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